

一、米爾斯 (C.W. Mills) 在其經典名著《社會學的想像》中，宣示「社會學的想像」(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) 是記者、編輯、學術工作者、藝術家、科學家乃至一般大眾，希望也需要擁有的一種心智特質及能力。請扼要說明：什麼是「社會學的想像」？並據此檢視以下新聞處理方式及其論述邏輯 (25 分)

後天就是除夕，但在桃園有一家九口，父母失業，7 名 2 歲到 9 歲的年幼子女只能吃紅糖拌飯，其中 9 歲的長子從來沒有上過一天學，懷孕的母親下個月又即將生產；由於他們戶籍在新竹縣，無法向桃園縣政府請領補助，生活陷入困境。父親葉來發：「要不要吃飯？再來，妹妹嘴巴打開，來。」大口吃著香噴噴的蛋餅，都捨不得放下，這是一家九口難得的豐盛早餐，因為過去半年，餐桌前唯一的菜色是一碗白飯灑上一層紅糖，就得撐過一天。

紅糖拌飯每天吃，9 歲長子還是很懂事的體諒家裡狀況差。長子阿輝：「用白飯，然後把糖倒進去攪一攪來吃，不過太乾了會去加開水。」記者：「你是不是很想上學？」阿輝：「想。」

客廳簡簡單單沒有多餘擺飾，而全家人睡覺就擠在這 4 坪大的房間內。葉先生和太太抱著 2 個女兒，其他 4 個兒子和女兒，就躺在泛黃的舊棉被上排排睡。

39 歲的葉先生說，真的很不願意讓孩子跟著過苦日子，但已經 2 個月沒有零工可做，生活真的快撐不下去。葉來發：「就真的都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，弄到真的也沒有辦法，小孩子生病，每一個都生病，才會求助社會幫忙。」

心疼安撫發燒的小女兒，但沒錢吃飽更沒錢帶孩子看病，只能靠冰箱裡唯一的東西，從藥局欠錢拿回來的退燒塞劑，讓孩子勉強支撐，空盪盪的冰箱，沒食物可以開伙的廚房，以及 2 個月沒繳租金和水電費的房子。母親阿玲：「我也是很心疼小朋友這樣子。」

29 歲的媽媽，肚子裡還有第 8 個孩子，下個月就要出生，只是沒辦法有太多的喜悅，因為一家人後天都不知道要吃什麼來豐盛圍爐，新年難過，日子更難熬。(TVBS, 2007/2/15)

二、葛蘭西 (A. Gramsci) 在其《獄中札記》曾寫道：「或許所有的人都可算是知識份子，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份子的作用」。事實上，他本人一生都在示範與實踐他所認定的知識份子角色：一個新聞從業人員、勞工運動組織者、以及政治社會哲學家。循著上述葛蘭西的話，請闡述：什麼是「公共的知識份子」(public intellectual)？其特徵與價值為何、對當代社會有何意義？請列舉一至二位代表性人物 (葛蘭西除外) 為例。(25 分)

三、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 (Pierre Bourdieu) 在他的著作《論電視》中，指出：新聞生產中，存在著「不可見的結構」，壓迫著行動者 (如記者與編輯) 的新聞工作；而電視新聞也支配著其他社會場域 (如文學、學術)。

(1) 在此分析架構中，在新聞產製中，「不可見的結構」可能指的是什麼？此結構性的力量如何加諸在行動者 (如記者與編輯) 身上呢？電視新聞又具有何種權力足以宰制社會其他領域呢？有何效應呢？(20 分)

(2) 此社會學的分析架構是否適用於分析台灣有線電視的新聞產製？為什麼？是否需修正？如果是，可如何修正呢？如何進行分析呢？(20 分)

(3) 對於上述「不可見的結構」，新聞傳播學院 (如台大新聞研究所師生) 有哪些介入模式？你支持哪一種？為什麼？(10 分)